

抵近审美新高度

梁志宏

关注世界诗歌日,始于多年前读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·博科娃的节日致辞,她对诗歌抱有极大的热情,也很内行,我颇受启迪和激励。

2024年世界诗歌日马上到来,正值我在编著《百年诗光:新诗百年重要诗人代表作荐读》一书,也在思考新诗如何传承、并创造第二个百年更加壮美的景观。我想,当下新诗,应该在融汇与创新中,抵达现代性的审美境界或曰高度。

回溯新诗长河百余年曲折而浩荡的流程,正是现实、浪漫和现代主义各种诗潮碰撞交融,并创新发展历史。两个高潮时段的历程可作见证。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在抗日救亡的时代大背景下,以艾青为旗帜的七月诗群推进现实主义诗潮迅猛上涨,现代主义诗歌的薪火也在戴望舒手中和西南联大校园燃烧。具有中西诗学素养的艾青,完成了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整合,创作出既表现时代精神民众心声,又融入内心体验,以意象、象征等手法表达的力作,如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《向太阳》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等,影响与造就一代诗风,形成了新诗史上第一个高潮。

20世纪80年代以降,归来者、新来者和朦胧诗三个群落,推出了或反思历史、或拥抱现实、或呼唤人道人性的佳作,掀起新诗史上又一个高潮,延伸至90年代和新世纪,呈现出向现代性审美提高的趋势。所谓现代性审美,一是具有现代意识、人类文明价值观的精神意蕴美,二是具有现代表现手法的语言修辞和意象美。世纪之交,知识分子智性写作同民间口语写作之间曾展开激烈论争,随着新诗潮涨落,两派代表性诗人王家新、西川和于坚、韩东等,在创作上既恪守各自立场又吸收对方之长,大都获得鲁迅文学奖优秀诗歌奖,逐步和解“握手言和”了。而两派之外古狄马加、大解、叶舟、梁平等等诗人,则进行综合性审美创造,推出具有地域性和史诗品格的大作。他们笔下的诗美境界,有着意蕴和意象的“双美”,自然和人性互动之美,宏阔与细微交融之美。即使一些短诗也如此,如古狄马加的《驷人谈火》《古里拉达的岩羊》,大解的《干草车》,都达到意蕴、意象的“双美”境界,前者可视作彝族的精魂画像,后者如一幅北方农民的生命写照,均给人深刻的印象和丰富的联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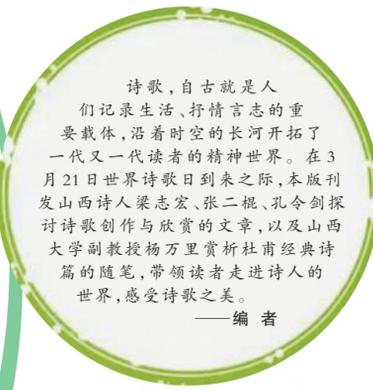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是我文学创作60周年。回顾漫长的诗歌历程,对新诗

审美经历了从无知到略知、从盲目随到比较自觉的过程。20世纪80年代在新诗潮的洗礼中再度启蒙,创作上从此前现实主义的外景描摹,转向外景与心灵感应的融合,以《检察长的眼睛》《我与长城合影》《红领带》和太阳系列诗集三部曲为标志,实现了抒情诗的突破和提升,继而捧获了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和《华夏创世神歌》。新世纪第二个十年,我先后发表《斜阳诗札》和“融汇诗札”系列随笔,提出“衰年变法”和“诗歌,在融汇中前行”的理念,并实施两极书写和双轮并行的策略,即时代主旋律和日常生活与情感两极书写,自由诗和十二行半格律诗双轮并行,可称我诗歌生涯第二个上升期。

主旋律诗以获首届全国“绿风诗歌奖”的《国魂浩荡》,及《在黄河老牛湾》《乘一列曙色地铁跨年》等为代表,既有现场可触感,又融入个人体验。举《国魂浩荡》为例,其中一节:“我伸出手掌,与那枚手印贴在一起/岁月的烽烟叩动我的灵魂。/假如我生逢其时/敢不迎着侵略者的炮火/肩负起民族的危难与兴亡?/我感觉前辈的热血激荡着我的脉跳。”具备了现代诗的要素和品质。

日常生活与情感诗,以《与金银木合影》《一个盲人来看莲花》《雨夹雪》《陌生》等十二行半格律诗为代表,有十几首入选全国性诗歌年选。这些诗包括金银木系列诗,大都注意发现生活中的美好,呈现自然意象和内心情感相映的审美境界,散发一种趋光和向上的精神与情趣,达到意象和意蕴的“双美”。即使《雨夹雪》一诗,仍显从容姿态:“我也该做些什么了,于古稀转身处/从容应对脚下的泥泞,乃至疼痛。”不失为应对困境的心灵的美。

诗歌与文学之路且阻且漫长,对诗歌现代性审美的探求永无止境。年近八秩何为?去问斜阳青山。



诗歌,自古就是人们记录生活、抒情言志的重要载体,沿着时空的长河开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世界。在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到来之际,本版刊发山西诗人梁志宏、张二棍、孔令剑探讨诗歌创作与欣赏的文章,以及山西大学副教授杨万里赏析杜甫经典诗篇的随笔,带领读者走进诗人的世界,感受诗歌之美。
——编者

无限诗情到碧霄

「故意」长留天地间

杨万里

提及诗歌,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唐诗,但按照闻一多的理解,与其说是“唐朝的诗”,不如说是“诗的唐朝”。今天,我们依然喜欢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,其中应该也包含着“诗的中国”的意味。自先秦以来,作诗、歌诗、诵诗、采诗、论诗等既是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,一代代诗歌诉说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情感和故事,也滋润着所有喜爱古典诗歌之人的心灵和审美。人人都向往诗意的生活,却往往并未识得“诗意”的本质。真正的诗意生活应从阅读诗歌、领悟诗意开始,或许这才是设立世界诗歌日的初衷。

中国古诗不计其数,但我们生也有涯,所以最好是多读一些经过大众筛选出来的经典诗篇。在此和大家分享一首五言古诗《赠卫八处士》,出自诗圣,也是情圣的杜甫之手。诗云: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
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。
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
访旧半为鬼,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,重上君子堂。
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执,问我来何方。
问答未及已,驱儿罗酒浆。
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
主称会面难,一举累十觞。
十觞亦不醉,感子故意长。
明日隔山岳,世事两茫茫。
据宋人黄鹤所注,此诗作于唐乾元二年(759)春,杜甫48岁时。该年是杜甫一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,可谓尝尽羁旅行役之苦。他先从洛阳归华州(陕西华县),做了短时间的司功参军;又因关中灾荒、前途渺茫,同年七月被迫弃官去往秦州(甘肃天水);十月赴同谷(甘肃成县),依然要在天寒日暮的山谷里拾橡栗充饥;于是年尾时,又选择去了成都。此间的艰难困苦之状,应远胜早年流落长安之时的残杯冷炙。在颠沛流离之中,也时有故旧之交给予他温暖。比如在回华州的路上,卫八处士的热情招待如雪中炭般感动了杜甫,杜甫又写下此诗,将这份“故意”延续了千年,继续感动着今天的我们。

该诗首句以东西间隔的参商二星为喻,写出人生中会少离多的普遍现实和深沉无奈,也为接下来描写与卫八处士的相见酿足了情绪。一句“今夕复何夕”的感慨,将其不敢相信眼前与老友共此烛光的惊喜之情,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微弱的烛光下,他们的交谈何等惬意,听闻唐军战败的悲愤,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的忧愁,个人仕途的偃蹇,似乎全被隔绝在烛光所照的界域之外了。仔细端详,朋友的双鬓已经苍白,其实也映照出他自己的老态。两人所谈无非过往,而过往共同的旧时相识已有多人离开了世间,在一声声难以置信的惊呼中,肠内渐渐涌起了灼热的痛感。嗚呼哀哉!如此来看,杜甫20年后能重到卫八家中一会,是他们所未曾、也不敢预料的。天地无穷事,江湖见在身,幸甚至哉!

昔日离别时,卫八还是一位翩翩少年,而今膝下已经儿女成群。“忽”字凸显了时间之快,也照应了“少壮能几时”的一丝悲凉。在伤感之中也有几分欣慰,来自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。或许家中很少有客人到来,这位陌生的来客引发了他们的好奇之心,围着问这问那,杜甫则笑语相答。孩子们应不曾从父亲口中听闻杜甫之名,然而他们还是猜出这是父亲挚友的事实,欢欣雀跃中又保持着恰当的礼节。往复问答之语虽一笔带过,然历历如闻其声。正在此时,卫八打断他们的谈话。他让孩子们去打酒,自己则开始精心准备饭菜。炒几盘农家时令蔬菜,焖上一锅黄粱新米,再来一壶酒,就是这位乡下处士招待好友能够承担得起的最高规格了。杜甫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,因为朋友到访时,“盘餐市远无兼味,樽酒家贫只旧醅”(杜甫《客至》),于他而言也是常态。

接下来的推杯换盏,尽显主人的热情。卫八首先举杯:“子美啊,难得见此一面,必须一醉方休。”杜甫也感慨:“是啊,苟存性命于乱世已是不易,今日尚能同饮一杯,真是痛快!”转眼间,十几杯酒下肚,往时的杜甫可能早已不胜酒力,今日却感于故旧之意,依然兴致高昂。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,何况是多年未见老友重逢。有多少叙不完的幽情,似乎就有多少不醉的酒力。但是美好的时光,总是短暂得令人猝不及防。他们清楚,今日之后又将形同陌路,山长水阔,世事无常,未来之会,遥不可期。毋忘今夕哉!以当时之境想来,二人痛饮之后定有一幕抱头痛哭之景,虽然诗中未表,却尽在情理之中。既然不能改变飞蓬各自远的现实,那就且尽手中杯吧!醉后失了天地,眼前一片浑茫,也就能不喜不惧了!我们知的是,此诗之后,杜甫“一岁行四役”,漂泊西南,流落湖湘,有生之年再未回到北方。而这位卫八处士后来如何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该诗历来被奉为经典,不仅被选入《唐诗镜》《唐诗归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著名选本,且其得古人好评。大致而言,多推崇其古趣盎然,善于叙事,情真景真,宛然在目,兼得顿挫之妙。古人赏其诗艺,我却更愿意赏其诗情,也就是这份长留天地间的绵邈“故意”。

人生多别离,当代亦如是。通讯技术的发达,满足了离别之人对面交流的需求;交通工具的增速,也驱赶了生活中的故旧相思之苦。与此同时,我们的思念能力似乎也在无形之中退化,黯然销魂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。更或许,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”的千古一叹,和“十觞亦不醉,感子故意长”的人间至情,也不会再有了。真可谓前有古人,后来者,值得深思!
愿“公私仓廪俱丰实”,“天下朋友皆胶漆”!



今夕复何夕 黄永玉绘

万般情思皆入诗

张二棍

有个成语叫诗情画意,用来形容那些美好的事物、场景、情形。花丛中安静的少女、树枝上婉转的鸟鸣、屋檐下湿漉漉的青苔、山峰上缭绕的云雾、大雾中走动的小兽、街道拐角处相濡以沫的两个老人,等等。很庆幸,这世界有万千种日常的美好,鼓舞着、支撑着、引诱着我们,在各自的角落里或欢歌或笑语。然而,生活也并不总是呈现给我们感动与温柔的一面,也有离别、衰老、哀恸,也有蓄谋已久的伤害,也有突然而至的恐惧……生而为人,我们需要面对这一切,并描述、回忆、憧憬、找寻、收纳、释怀这一切,于是诞生了文学。

所以,诗歌从一开始就寄托着我们人类最隐秘的情感、最深沉的梦想、最宏阔的胸怀。一首首诗歌,是诗人一次次对凡胎肉身的飞跃与超越,是打破时空枷锁的钥匙,让心灵自由徜徉的灵丹妙药。而每一个迷恋写作的人,也都是一个衰老的抵抗者。他们置身于洪荒的时光之中,试图把每一张白纸都当成辽阔的疆场,挥舞着手中的笔尖,让它沾着一滴滴墨水,从漆黑的字迹里,吐露出一点点曙光,盛放出一瓣瓣清香。

用一句时髦的话说,诗人是我们最高级的嘴替。古今中外,那一行行或唯美或隽永或深刻的诗歌,伴随着我们度过每一段青涩或激昂、晦暗或平淡的岁月。我们希望拥有的生活,曾经的童年记忆,正在遭遇的境况,被感动的瞬间……凡此一切,都可以在诗歌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和呈现。一首诗,无论是抒情或感怀,言志或明心,对于我们读者来说,有一个最迷人最无法抗拒的理由,那就是我们从世俗的牢笼中获得解脱,在过往的迷雾里找到真身。我们读诗,其实都是在体验一个人乃至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维度,发现我们个体之外的更多生活与命运。一首好诗,也必然具备教化、诱导、安慰、鼓舞人心的力量。越是在一个物质丰饶的时代,一名诗人越要恪守那些真善美的东西。诗人要先行于大众,懂得感恩、感动、感怀……诗人也许无法成为道德楷模、良心标准,但他们有义务擦拭自己笔下的文字,让每一页白纸,都散发沁人心脾的味道。因为诗歌,不仅是自我的,更应当是与大众相通的。生活在这滚滚人群中,我们看见无数晃动的人脸,他们是

清晨四点钟马路上的清洁工、带着命令彻夜蹲守在街角的警察、烈日下的拾荒人、忙于生计的小老板、满头大汗的外卖哥……这就是我们的现实,我们生活在他们之中,看见他们繁复庸俗的日常,感受着他们朴素的爱恨情仇。他们之中,深藏着大善与小恶,深藏着欢愉与忧伤。他们也走在街头,也慢慢老去。我们文学就应该来源于他们,属于他们,我们不能对每一个生命视而不见,漠视这一帧帧一幕幕鲜活的当下。他们与我们一样,被赞美过,被呵斥过,等待着被理解、被包容。文学就是人学。这个伟大的时代有太多值得我们描述和记录的瞬间,我们要用文字感谢这每一天的精彩。这个时代的所有人,也期待着我们用文字去分享他们的悲欢、艰辛、喜悦和幸福。

在写作中,我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。何况,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的河流与漩涡,都有局限着自己的两岸,都有自己想要流经的疆域,想要滋润的人群,想要汇入的海洋……当我们明确了这一切的时候,我们就会自动生成各自的诗歌谱系、诗歌美学和言说方式。我的有生之年与血肉之躯,我的软弱与短视,我的茫然和草率,我的笨拙和狡猾,都在我的语言中阻挡着我,我注定在这一重重阻挡下,成不了通透坚硬的钻石,成不了熠熠生辉的黄金,成不了百折不挠的钢铁……也许,我只是一捧散沙而已,我认命。我守护着这一捧散沙的自己,慢慢挑拣出那些自以为有用的部分,我把这有用的部分珍藏起来,再挥发出来,成为那些诗歌。我渴望文字能对我短暂而无效的一生稍做抵抗。也许这种抵抗是可笑的,但可笑的抵抗与沉默的顺从之间,我只想为我和我目睹过的一切生命,在这尘世上留下一点点划痕。

“等我老了,我写的诗也许就更像童谣了”,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至今依然是我的写作准则。我希望在诗歌的加持下,获得自己的真善美。

诗意世界觅希望

孔令剑

当第26个世界诗歌日即将到来之时,我才第一次认真审视这个属于全世界诗人的节日。的确,一般意义上节日是属于人的,它由人或者说人的组织因某种原因所设立。但此刻,我想说的,是这个日子是不是应该更多属于诗歌?

随着世界的发展,以及人类对待世界观念的不断变化,我们越来越意识到,人只是与世界万物共存的一个群落,包括与各色动植物,以及山川河流、清风明月等不那么鲜明具有生命特征的事物,人只是在其间,而不是高高在上。当然,也包括时间,包括诗歌,这是我要特别说到的。时间到底存不存在,我们仍在探究,但不妨碍一个节日的命名和意义的取得。而诗歌,诞生至今数千年,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几乎一直拥有着诗歌,但从个体的角度,尤其是每一个企望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得远一点的诗人,感受更为深在的,却是诗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属于诗歌,而不是相反。一代又一代、一位又一位的诗人,就是在这种被“属于”中接续创造了属于整个人类的诗歌。这,可能就是诗歌以及其他文化艺术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吧。

从2006年第一次在《山西文学》正式发表作品开始,我的诗歌创作至今竟然已将近20年。20年不算短,对一个年轻人来说,会经过一个个站点,然后拥有大

体成型甚或再无可变的生活模式。但如果是一个写诗的人,这20年要么有着超越自身的漫长,要么只是一瞬。漫长是因为一首诗、一些词句诞生的艰难,短暂是因为除了能拿得出手的数量不多的诗作,或者具有实物证明性质的三二集子,也就再没什么了。时间会开花,但不能保证果实累累。而诗歌之路,也许是一段说存在也不存在的攀升之路,即使行至半山,半山也仅仅是又一个起点,和在山脚没有太大区别。

在我最初的理解和写作中,诗歌几乎是绝对的从个人开始,第一本诗集《阿基米德之点》出版前后,我曾多次这样表述:诗歌写作帮助诗人逐渐建立起一个内心的支点,一行行诗句的接续,就是供他试图撬动“世界”的杠杆。但很快,这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,支点从一个变成多个,“个人”从土壤变成了困境,直到我鼓起勇气直面这种“不可测量的闪电”,真诚把一个个“他人”陆续请进我的诗歌——转机才由此出现,世界渐渐开阔而富有活力,再到前不久,我在其中开始了“光的弹奏”……

就目前的理解而言,好的诗歌作品首先包含了更多的人,无论是作为书写对象的人,还是潜在的更为广大的读者,在一种预设中,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代努力付出、朝着希望勇敢前行的人。而诗人的创作,透过繁复而轻盈的现实生活,用现代汉语建立起一个更为真

实、深刻,并富有生命乐趣和力量的诗意世界。同时,他们通过持续的努力,为当代诗歌作出自己的贡献,即使有限,也十分可贵。用爱尔兰诗人希尼的话说,他们执着追求着诗歌洞见和知识,这是最高阶段的诗歌写作。

也许,对读者来说,面对现代汉语诗歌遇到的“障碍”越来越多,它们起因于语言、技术,也有审美和责任等多个方面,但这些“障碍”并不是难以逾越。创造者自有其创造的意图和追求,而欣赏者自有其喜好和选择,数量庞大的诗人们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多姿多彩的诗歌样本,读者只要找到自己所爱即可,就像诗人不欺骗世界,而读者也无需欺瞒自己。彼此真诚即是大道。

最后要提到的,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确有一种强烈的“世界意识”,除了大量用“世界”一词直接命名某些作品,我几乎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在面对整个“世界”说话。因此,从这个层面来说,在世界诗歌日到来之际写下此篇小文,不是最好,却也八九分恰当,因为在我的诗歌世界中,会有更多的怀有希望和为之付出行动的人,而我也会更加努力地做好记录,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。

经典漫谈 (5)